



云

飘飘

Yun

Piaopiao

皮莉雅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云 飘 飘

皮莉雅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云飘飘/皮莉雅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0240-231-7

I. 云… II. 皮…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9600号

书 名: 云飘飘
责任编辑: 杨 超
装帧设计: 北京天识东方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版式设计: 游 慧 徐 玲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50千
印 数: 2000册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作者照



作者照

第一部

美丽的松花江被夕阳的余辉映照的一片金光，微风轻轻袭来，江面上鳞光闪闪。江岸边垂柳树上那金黄色的树叶儿飘落下来，毫不留恋地随风飘去。一对对情侣们划着彩色月牙小木船飘浮在金色的松花江面上。防洪纪念塔下那些雪白色的鸽子正欢快地啄食，时而一群群地飞向在蔚蓝的天空。

北方的十月微寒渐冷。江岸的石阶上站立着一位丰姿绰约的女士，她正向江岸对面的太阳岛上眺望。一只雪白色的和平鸽飞落在她的肩上，她用手将鸽子轻轻地托起，那白色的鸽子展翅向太阳岛方向飞去。一丝笑容涌现在她的脸上，她身穿一袭黑色长风衣，颈上那长长的白丝巾被江风吹得随风飘舞。白色的象牙发簪把她那长长的秀发盘在头顶上，脚上黑色的高跟鞋搭配着黑色长筒裤，把她那修长的双腿显得更加秀美。

她微笑着把目光收回来，抬起手腕低头看了一眼腕表就慢慢地转过身来。她看上去三十六七岁，气质高雅给人一种神秘感。

她向中央大街的方向眺望，长长的眼睫毛把她那一双不太大的丹凤眼显得更加明亮清澈。她轻轻迈下江岸边的石阶，向中央大街的方向走去。

华灯初上的哈尔滨夜色朦胧，把欧式的中央大街映照得灯火辉煌。在这里各国游客随处可见，摩肩接踵人流涌动。各样的欧式建筑林立在步行街道两旁，人群并肩累迹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漫步在铺满方条青石板的中央大街上，让你感到像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

一对漂亮的少男少女急冲冲的向江岸方向跑来，女孩左顾右盼。她看见一位穿黑色风衣的女人，拉了一下她身边的男孩笑道：“哥你快看，妈妈朝我们走来了！”男孩面带微笑顺着女孩手指的方向望去：“我看见了！”女孩扬起手臂向那女人招手，叫道：“喂！李妮娜女士，我们在这儿呢！”听到呼唤声，这位叫李妮娜的女人顺着声音望去，见自己的一双儿女正急步走来。女孩子见母亲面带微笑地望着他们，丢下身边的哥哥向着母亲跑去。

这位少女二十一岁，身高一米六六，杨柳细腰亭亭玉立。一头黑色的长发用红色的丝带在脑后扎了一条马尾辫，眉眼很像她的母亲，高耸的鼻梁，肌肤如雪。她有一对与母亲一样漂亮的耳朵，嘴唇不大，嘴角微微上翘。一袭桃红色的羊绒大

衣，内穿一件雪白色小衬衫，让漂亮的脸颊更加白晰秀美。紧身的五寸黑色短裤，搭配上红色羊皮长筒小靴子，使这女孩显得更加清纯亮丽。她活泼地就像一只飞舞的彩蝶向母亲翩翩而来。“喂！漂亮妈妈，我来啦。”

李妮娜看见女儿跑过来，她疼爱地说：“可心，你哟！怎么永远也长不大！你看你，在大街上也大呼小叫的，哪儿还像个女孩子？”她怜爱地叹了口气。可心一把抱住妈妈撒娇地说：“我呀！在妈妈面前永远也不想长大，怎么了？妈妈你不喜欢我了吗？”可心缠着妈妈问：“妈妈，你快说你喜欢不喜欢我嘛？”李妮娜笑了，疼爱地说道：“我喜欢！”

男孩微笑着问：“妈妈，我们是不是来晚了，您等急了吧？”李妮娜笑容满面，对儿子说：“我刚来没多久。”

这个男孩叫杨涛，年纪二十五岁，一米七六左右的个头。一头浓密的黑发，长长的眼睫毛下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两条浓密的眉毛像箭一样，高挺的鼻梁，嘴巴微微上翘，耳朵长的很像她的母亲。他身材微瘦，双肩宽阔。穿一套蓝黑色的西装，浅蓝色的衬衫，紫蓝色的条纹领带。外套一件黑色的羊绒长大衣，特有男孩子的威武，这是个英俊的小伙子。

李妮娜看到自己这一双可爱的儿女，心里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疼爱地问儿子：“快给妈妈说说，你们怎么才过来？”女儿杨可心接过母亲的话题：“妈妈，我下课后直接坐车到哈工大等我哥下课，然后我们就一起赶来了。就这么简单，再说今天是妈妈的五十岁大寿，我和哥哥哪儿敢怠慢！”

李妮娜疼爱地看着女儿说：“你这两片小嘴啊！”杨可心对哥哥作个鬼脸，问道：“哥哥，你说对不对？”杨涛看着妈妈疼爱的目光对妹妹说：“小丫头，对不对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杨可心晃着妈妈的胳膊，她翘着小嘴说：“妈妈，你看我哥老是欺负我。”

李妮娜见儿子微笑地看着可心不说话，她问女儿：“我怎么没见你哥哥欺负你，倒是你这张小嘴得理不饶人。”可心说：“你就是偏向我哥，我生气了！”李妮娜笑着说：“你呀！就像只小喜鹊，整日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可心撇了撇嘴说：“喜鹊有什么不好，它可是吉祥鸟，喜鹊一叫准有喜事。”杨可心转头对哥哥说：“咱妈最喜欢吃麻辣鱼头，我们去吃四川火锅好不好？”杨涛笑容满面地说：“我已经在日月潭酒店定下包房，咱们现在走吧！”

路上杨可心笑嘻嘻地问杨涛：“哥，我班有几个同学也要来，我把你的电话留给他们了，他们给你打电话了吗？”杨涛对妹妹说：“打了，哎！我说你这个丫头，我算是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不亲自告诉他们，还把我的电话告诉他们。”杨可心笑着说：“酒店是老哥定的，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给你打电话，给谁

打电话啊？再说我这个月已经透支了，你就帮我省点电话费吧！”杨涛摇头苦笑，杨可心转身见妈妈正微笑着看着兄妹俩不说话，她搂过妈妈的肩膀说：“妈妈，我的同学们、还有哥哥的朋友和同事们一会儿都会过来，庆祝你的五十大寿。”

李妮娜慈爱地看着自己的一双心肝宝贝说道：“咱一家三口吃顿便饭多好，何必惊动你们的朋友和同事呢？你们也知道，我连你们的三个阿姨都没告诉。”杨涛微笑着说：“他们都非常敬重您，知道您过大寿他们能不来吗？今天您应该高兴，别的就不要管了。”杨可心也笑着说：“妈妈，今天为什么不叫翟姨、水晶姨和周姨呢？她们都是您的好姐妹啊！阿姨们要是都来，哇！那可就更热闹了！”

李妮娜笑着说：“我不想让你姨她们来，是怕她们破费，现在生意不好做，还是不告诉她们为好。”杨涛说：“将来阿姨们知道后还不生你的气？”李妮娜笑着说：“好了，儿子，你们就不用管我了。”杨涛搂着母亲的肩膀说：“妈妈老喽！您都五十岁了。”李妮娜感慨万千地说：“你们都这么大啦，我能不老吗，我是让你们给我撑老的啊。”

李妮娜用手拢了拢头发想起一首古诗“春风秋月不相待，倏忽朱颜变白头。”她暗自伤怀：“我是真的老了，我已经五十岁了。在这五十年里，我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和经历了悲欢离合。”她想起十五年前的那些往事，往事就像毒液一样充满她的脑海，令她挥之不去。

那是一九七三年的春天，在黑龙江省某县级市的一所中学里，一群即将毕业的学生已经失去了上几届毕业生的热情。现在他们的父母正为子女能留在城里而费尽心机，而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何去何从。

政治课上老师正在讲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同学们踊跃地发表自己的心得体会。临窗而坐的李妮娜正手托着香腮出神地向窗外眺望，靠近窗外的长青松树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郁郁葱葱。一对长尾巴的小鸟嘻闹着呢喃鸣叫，亲密地在树枝中上下穿梭、跳跃，然后展翅冲向蓝天。松树下那粉红的地瓜花和火红的芍药花争相斗艳。

但这没有给李妮娜带来半点的喜悦，反倒增加了她满腹的愁肠。盛开过花朵正一片一片的凋零，这凄婉景象让她想起了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又谁怜？游丝软系飘春谢，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看着飘落满地的花瓣，如今已没有林黛玉为它们建造花冢，它们被这人世间的尘埃俗泥所污染。她触景生情莫名其妙的悲伤起来，丹凤眼里盈满了泪花。她想：“这些娇艳的花儿为什么要盛开，它们又为谁开的这么娇艳呢？而人又为什么活着，人生的目标又在哪里呢？”她心里充满了盲然。

这年李妮妮十九岁，她长的花容月貌肌白似雪，生来带有一种淡淡的体香。长长的秀发被她梳成两条长及腰间的大辫子。白晰略圆的瓜子脸，黑色的眼睫毛覆盖着一双清澈明亮的丹凤眼。弯弯的柳叶眉，小巧玲珑的耳朵，略圆的高鼻梁，红润的樱桃小口。她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头，双腿修长。她身穿一套军绿色的衣服，在腰间系了一条黄色的腰带，把她那纤细的柳腰显得更加婀娜多姿。她是个秀外慧中艳美绝俗的女孩。

她的美貌使得与她擦肩而过的行人都要情不自禁的再回过头来看一眼她，这是位典型的古典小美人。可是这么漂亮可人的她竟然连个红卫兵都没有当上，女孩心地善良人品清纯，只因她的父亲在抗美援朝中被俘虏过而受到牵连。（她父亲在八零年落实政策中平反，被市政府评为光荣户）

她是位外柔内刚性格倔犟的女孩，学校红卫兵司令，多次找她谈话做思想工作，轮番游说让她与父母决裂划清界限，加入到红卫兵组织，但都被她婉言谢绝。她坚信自己的父亲是清白无辜的，是被冤枉的，她相信党会还自己的父亲一个清白。父亲的身上至今还留着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被美军枪击的伤疤。在校园里她特别低调，有的同学们骂她是“狗羔子”，因她的家庭背景都不愿意过多的结交她。她也知道这点，从不结交班干部，也不愿意靠近红卫兵组织。

在那个年代里，学习成绩的好坏并不重要。只要你能革命，搞团伙派系，能打砸抢，能向红卫兵组织靠近就行了，可是她不愿意这样做。虽然她毕业后不用上山下乡，因为父亲所在的生产队就在这个小城里。可她不甘心就这样活着。她梦想着做一名大学生，另外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军人，或者是一名电影演员。但她知道这些只能是个梦，永远实现不了的梦而已。这个年代是要根红苗正的，只有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子女才有资格上大学，自己是“叛徒”的女儿怎能上大学呢？

她深锁眉头，红润的樱桃小口紧紧闭着，眼睛一眨不眨得望着窗外树上的小鸟出神。李妮妮从心里好羡慕那些可爱的鸟儿，她真希望自己能像小鸟儿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翱翔在蓝天上，去追寻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李妮妮完全遐想在天空上，心灵随着鸟儿飞翔在蓝天上……

这时候班主任张老师见李妮妮静静的望着窗外出神，思想不在课堂上。他对自己这位学生，也从不多管多问。因为自己也是“臭老九，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被红卫兵监视管制的对象。

老师笑着问：“李妮妮同学，你在想什么？”

李妮妮天真地睁大眼睛看着老师，同学们见李妮妮的呆样儿顿时哄堂大笑，老师也无可奈何笑了。又问道：“李妮妮，你在想些什么？说来大家听听嘛！”李

娜娜尴尬极了，赶紧站直秀美的身姿，张开樱桃小口微笑着露出两排洁白如玉的牙齿，问道：“张老师，您是在叫我吗？”张老师哭笑不得：“那你说？我在叫谁？咱班有第二位李娜娜？”李娜娜不好意思地摆弄着自己胸前黝黑的大辫子，她抬头看了一眼对自己微笑的张老师又低下头来。张老师见平时就少言寡语的李娜娜尴尬站在那里默默无语，他想：“这善良女孩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受到影响，还被同学们排斥，心灵受到创伤而心事重重，心里始终有阴影笼罩着这少女。”想到这里，他笑着说：“李娜娜，你知道我对你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吗？”李娜娜羞红了，小声地说道：“张老师，我很抱歉，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听讲，我错了。”同学们听到李娜娜对老师道歉，全都大笑起来，张老师并没有追究她，而是说：“好了，李娜娜，快坐下吧。以后上课要注意听讲啊！”

见同学们还在笑话自己，又听见老师原谅了自己，她赶紧笑着对张老师说道：“我知道了张老师，谢谢您！我以后上课一定会注意听讲的，不会再让您失望了。”张老师微笑地答道：“我知道李娜娜会努力的。”王冠年自言自语地说道：“你道什么歉哪？回答他不就行了，你又不是不会！你可真犟！”李娜娜知道王冠年时刻关心自己，但不想欠他的人情，只好装作没听见王冠年的埋怨。她轻轻地坐了下来，抬头瞧见好友钟娟伸出舌头对自己傻笑扮鬼脸，她狠狠瞪了钟娟一眼，又感激地转头对王冠年一笑，然后坐直身体聚中精神听张老师讲课。

学校为了学生们的视力着想，每星期调换一次座位，每三个星期李娜娜就有七天能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在这七天里李娜娜感到心情开阔许多。只要功课做完她就尽情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欣赏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校园里的绿树红花。李娜娜是个充满幻想的女孩，她热爱文学、艺术、喜欢山水树木、花草奇石、热爱大自然，喜欢运动，更喜欢在没有人的教室里或卧室里静静看书。看书是她人生最大的乐趣，她可以把自己感情完全融进书中。

李娜娜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施展姐姐的权利，带领弟妹顺着大马路练长跑。她是父母的长女，也是倍受父母喜爱的孩子，从不要父母替自己操心。李娜娜特别孝顺父母，回到家里就帮父母亲带弟弟妹妹做家务。家里要是做什么好吃的，她从来不吃，尽量让父母多吃点。她常对弟弟妹妹们说：“爸妈养育我们姐弟太辛苦了，能让爸妈多吃点就多吃点吧！”父亲是个孤儿，自小就失去爷爷奶奶，童年生活艰难，常常吃不饱，更别说有什么好吃的。因为娜娜管教弟妹不允许孩子们多吃，每次父亲都会生气地对李娜娜说：“娜娜，你不要管你弟妹，就让他们吃吧，等你以后长大再孝敬我也不迟。”而每次李娜娜都是生气地端着饭碗到一边去吃。

李娜娜爱好体育课，对长跑情有独钟，各种体育项目她都喜欢，虽然身材瘦

弱，看起来弱不禁风，但她体质棒极了，充满了青春活力。临近毕业，学校来了位男体育老师，他刚从哈尔滨体育学院毕业，分配到李妮娜那个学年任体育老师。这名体育老师叫高明亮，才二十一岁，体格健壮是个英俊的大男孩。在同学们面前，从不摆老师的架子，他和同学们一起谈笑风生，男同学们和他相处的就像兄弟。

每周三和周五上午的第二节是体育课。今天是星期三，同学们陆续来到操场上，高明亮吹了一声口哨，同学们立即横排站好队。高明亮大声地对同学们说：“今天体育课期末考试，考试内容是跳绳，一分钟跳一百为及格，一百二十良好，一百四十为优秀。希望同学们把自己最好的成绩拿出来。”说着他就从个子矮的同学开始考起来。他大声叫道：“俞晓军”俞晓军答应一声：“到”他接过高明亮手中的跳绳，高明亮看着手表喊道：“开始！”俞晓军就跳了起来。

同学们基本都通过了考试，高明亮对着花名册喊道：“李妮娜”李妮娜答应一声：“到”她出列来到高老师面前，从他手里接过跳绳，等待老师说开始。高明亮一边把跳绳递到李妮娜的手中一边对她说：“在跳绳的过程中，不要停下来，如果停下来，就算不及格，听见了吗？”李妮娜点点头。高明亮以为李妮娜没有听见，他慢慢抬起头来，见站在自己面前的李妮娜微笑着对自己点头，高明亮顿时被她的美貌惊呆了，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李妮娜想：人间怎么会有这样美貌的女孩，简直就像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真是太漂亮了！

李妮娜被高明亮看得有些不自然，为了提醒他注意，她用手捂住嘴巴使劲的干咳一声。高老师被李妮娜的咳嗽声提醒，他脸色羞红得赶紧低下头看了一下秒表说了声：“现在开始！跳！”李妮娜赶紧把两臂伸开，两只手腕快速旋转摇动手上的绳索木柄，两只脚随着手腕的摇动左右替换轻盈跳动起来。同学们惊奇的看见李妮娜飞动的手腕和跳得越来越快的双脚，绳索被李妮娜摇动得就像一个椭圆，把她紧紧的包围在椭圆里面，同学们根本就看不到她脚落在地上。李妮娜微笑着一边跳一边数“1、3、5……99、100、101……”转过身去，高明亮问站在他旁边的女同学金鲜花：“李妮娜同学是汉族人吗？”金鲜花笑着回答：“不是，她是满族人。”高明亮哦的应了一声，回过头来呆呆地看着李妮娜出神，高明亮自言自语地说道：“她跳得可真好！”他抬着手腕根本没有去看表，也没有数数，他心里完全被李妮娜的美貌占据了。

李妮娜见高老师看着自己，她继续数着：“190……199、200”数到这里，她停下来问：“高老师，你看我都跳200下啦，时间还没有到吗？”高明亮为自己的失态又一次脸颊羞红，他极不自然地掩饰着。低下头看了一下腕表慌乱地说道：“哦！时间还没有到？”全班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男同学不怀好意的吹着口哨，女同学咬耳朵唧唧喳喳，“有什么了不起，她跳了这么长时间高老师还说没

有到时间，为什么我们的时间就那么短。”“还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吗！”“你看那得意的劲儿？”高明亮见同学们交头接耳悄悄议论，知道自己刚才竟然忘情的失态，为了掩盖自己的失态他对同学们大声喊道：“同学们集合”天真的李妮妮莫名其妙的看着同学们，她赶快的随同学们归队站好。

星期五体育课，高明亮竟被换成了姓刘的体育老师。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同学问刘老师：“为什么给我们换老师？高老师为什么不教我们了？他到哪里去啦？”没等刘老师回答，魏华毫不掩饰地对同学们说道：“高老师教别的年级去了，他不再教我们体育课了。”“为什么？”刘老师对同学们说道：“请同学们不要多想，教育分工不同。好了，好了，不要再议论了，现在上课！”

原来星期三体育课下课以后，魏华就跑到校革命委员会去，把课堂上发生的事情经过添油加醋地汇报给校革命委员会，所以红卫兵司令决定换掉高明亮。同学们偷偷看着李妮妮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高老师为什么不教我们体育了”“真是莫名其妙。”“听说去教别的学年了。”“为什么啊？不是教我们教得好好的吗？”魏华幸灾乐祸地看了一眼李妮妮说道：“据说跟咱班的狐狸精有关系。”钟娟走过去问她：“喂，你说跟谁有关系？”魏华看了看钟娟身边的李妮妮不再吱声，李妮妮气愤地看着魏华，心虚的魏华把眼光转向门口。

王冠年见魏华侮辱李妮妮，气得咬牙切齿，他站在女生们的身边骂道：“你们这一群不要脸的家庭妇女，没事说瞎话，回家抱孩子算啦！真都是老娘们！没事闲着胡说八道。”魏华身边的女同学们相互看了看，马上停止了议论。其中一个女生小声地问魏华：“是谁？你知道吗？”魏华看了李妮妮一眼，王冠年又骂道：“编瞎话，不要脸！”这时候同学们都不言而喻，因为女生们都知道王冠年喜欢李妮妮。魏华瞪了王冠年一眼骂道：“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她是你什么人？这样护着她！”王冠年气愤地走到魏华跟前，指着魏华的鼻子问道：“你再给我说一遍试试？”魏华胆怯地看着王冠年小声说道：“我怎么了？”王冠年骂道：“你说你怎么啦？你要再搞煽风点火，编瞎话，别说我揍死你！我可不比你打小报告，不信你就试一试？你要有能力就冲我来，别欺负好人。”魏华惹不起王冠年转身回到座位上小声嘀咕道：“好人？逃兵的女儿还是好人？那我们算啥？”王冠年气愤得也回到座位上。

李妮妮知道他们在说她，钟娟见王冠年和魏华因为李妮妮吵架，她看苗头有些不对赶紧微笑的拉着李妮妮走开，她一边走一边对李妮妮说道：“走，咱去踢毽子，别理她，咱班这些小女人们，整天没事干就知道嚼舌根。”李妮妮虽然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她和钟娟一边走一边开玩笑的说道：“行了，别议论了，烦！再说你也好不到哪里去。”钟娟侧过身来使劲来胳肢李妮妮胳膊腋下笑骂道：“没良心

的东西，我看怎么收拾你。”李媿媿因为痒痒大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一边躲一边对钟娟告饶叫道：“姐姐，你饶了我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钟娟不依不饶地大叫：“你还敢不敢说我是小女人啦？”李媿媿娇喘息息地笑道：“我、我、不、不敢了，大姐，我不、不敢了，大姐。”钟娟松开笑骂道“死丫头！下次再犯，我决不轻饶你！”李媿媿告饶道：“我、我记住了。”

上课的铃声响了，两人回到课堂，李媿媿把语文课本打开，见一张字条夹在书本里，她打开看见上面写着几行小字：

媿媿你好！

请不要在意魏华那帮女人的闲话，跟他们生气就是惩罚自己，为什么惩罚自己，你又没有错，请你开心起来，媿媿你知道吗？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

关心你的冠年。

李媿媿脸色羞红地看完字条，转身对王冠年感激地笑了笑。

第二天早上，高明亮与李媿媿在校园的小路上走得碰了个对面，李媿媿微笑着对高老师打招呼，高明亮却把眼光移开，快步地与李媿媿擦肩而过。李媿媿感到莫名其妙，她想：“高老师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躲着我呢？不可思议。”

上完第一堂课，课间休息时李媿媿问闺中密友钟娟：“钟娟，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在校园里见到以前教咱们体育课的高老师了，我刚想和他打招呼，可他躲瘟疫般的假装没看见我，从我身边急步走过去，你说有没有意思。”钟娟对她说：

“媿媿，你知道高老师为什么不教我们体育课吗？”李媿媿不解地问：“为什么？”钟娟笑着道：“都因为你。”李媿媿疑惑地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问：“你说都是因为我吗？”钟娟点点头。李媿媿又问：“你说呀！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怎么就听不懂你在胡说些什么？你能不能具体说说？”李媿媿见她坏笑不说话，她生气地骂道：“哎，小丫头片子，你卖什么乖呀，你是想急死我吗？”钟娟笑着说：“好啦，我说我说，不过得先声明一下，我现在要是说了，珮珮，你可别生气啊。”李媿媿笑着摊开手臂道：“其实我昨天就知道魏华他们议论的就是这件事，可是我以为她们造谣生事，钟娟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钟娟笑问：“你不生气我就说了？”李媿媿笑说：“说吧，我的钟大小姐，我不会生气的，你快说吧！”

钟娟学着红卫兵头目那粗门大嗓的语气说：“高明亮同志，你刚到学校为什么不好好的教学？你为什么就分不清敌友？为什么给叛徒的女儿打高分？你难道被李媿媿的美貌所迷惑？李媿媿不但出身不好，而且她没有上进心，没有阶级斗争的意识，她总是坚持自己的父亲不是叛徒，是被冤枉的，你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老师，要为人师表。高明亮同志，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啊！你是咱贫下中农的子弟嘛，你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你多年的培养和教育，要注意你的言行举止，你现在就

写个自我检讨交上来！”

李嫋嫋听到这里生气地对钟娟大声叫道：“好了，你不用再说啦！我都知道他们还要说什么啦，怪不得他躲着我。”她问：“钟娟你说，难道我出身不好也是我自己的罪过吗？难道我自己长得好看点，也有罪吗？你说我、我、我这是招谁惹谁了？真是莫名其妙！再说我爸爸抗美援朝立下战功，为什么他们冤枉我爸爸？我坚信，我爸爸总有一天会昭雪的，不信就让他们走着瞧。”钟娟笑说道：“你看看你，还说不生气哪！我不说吧，你非让我说。我说啦，你又生气。”钟娟安慰李嫋嫋。李嫋嫋看了一眼钟娟说道：“世界上白的永远黑不了，黑的也白不了，时间会证明一切，生气就是惩罚自己，我干嘛要生气！”“你不生气就好。”钟娟看李嫋嫋能想得开她很高兴。

李嫋嫋见好朋友能够理解自己，她转怒为笑道：“我要是生气，能气死！”钟娟笑对李嫋嫋说道：“你很有人缘嘛！”李嫋嫋笑着问：“我怎么有人缘啦？”钟娟说：“王冠年替你打抱不平，他把魏华和那些女生都骂了。”李嫋嫋想起昨天的事，她感激地把眼光投向王冠年，见王冠年也正微笑地看着自己。她脸颊羞红对王冠年莞尔一笑，马上把眼光从王冠年身上移开。上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各自回到了座位上。

王冠年见李嫋嫋又一次对自己笑了，想来是昨天自己写给她的字条起了作用，她已经不再苦恼了。虽然自己心里默默地喜欢李嫋嫋，而李嫋嫋却从没有过多地注意过自己，今天她竟然又一次笑着看着自己。难道自己哪里不对劲，让这冰美人看着自己发笑，他赶紧从头到脚的把自己身上看了一遍，见自己身上没什么异常。他小声问李嫋嫋：“你有事叫我，还是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李嫋嫋说：“你没有哪里不对劲，感谢你为我打抱不平，谢谢你的关心。”王冠年不好意思地笑了，小声说道：“谢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此乃本人责任也！”李嫋嫋被他逗的抿嘴笑了。

李嫋嫋自从知道高明亮因为自己调到别的学年以后，本来就不和同学们在一起玩的李嫋嫋，更远离班里的同学。只要一有时间李嫋嫋就到书店买些小说来读，班里有个男生叫刘鹏的和李嫋嫋家是邻居，刘鹏有个姐姐刘文在高一年级，她是李嫋嫋在家的玩伴。刘文的父亲是市里的文化局局长，为刘文在图书馆办理了图书证，刘文就和李嫋嫋把那个年代的禁书偷偷借来看。两人常常被小说里的爱情故事所打动，喋喋不休地讨论小说里的故事情节。

魏华同学不喜欢李嫋嫋常在背后说她的坏话。见李嫋嫋下课除了去方便就在课桌上看书学习，她对班里的同学说：“你们看看，咱班里的李嫋嫋性格特孤僻、不合群，搞独立主义。你们说，她再用心学习又有什么用？他爸爸还不是照样是名

叛徒。”“哎！你们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人家那叫清高！”“清高什么呀？不就是脸蛋长的漂亮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像狐狸精？”“咱班的男生一见她就两眼放光。”李嫋嫋见她们时不时地看自己一眼，知道她们又在议论自己，她一笑而置之。

在九年制的学业里，李嫋嫋的成绩不算最好，但也始终保持在前十名，期中、期末考试同学们都互相抄袭，老师根本就不管学生们抄不抄袭。老师们不敢管红卫兵小将的所作所为，他们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李嫋嫋考试从不抄袭别人，她认为抄别人的和偷东西没什么两样。她常常想：为什么现在都不在乎学习的好坏呢？又为什么要自己欺骗自己？既然不在乎学习，那还来上学干什么呢？天真的李嫋嫋怎么也想不明白，同学们怎么会这样。

王冠年是班里公认的美男孩，人长得英俊潇洒。身高一米八零，一头浓密的黑发梳理成分头，浓眉大眼、高鼻梁、大耳垂、仰月口，宽阔的双肩。面带忠厚，个性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而且踏踏实实，不喜欢形式主义，有叛逆心理，喜欢的事去做，不喜欢的从不苟同。从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迎合别人。

在批孔斗私的课堂上，他从来一言不发。每一次校园活动回来，老师让同学们写心得体会与感想，王冠年从来不写。他坐在课桌上嘀咕着：“弄虚作假，搞些形式主义，有什么意义。”魏华听见王冠年小声嘀咕，上纲下线的认为王冠年于对这样的大好形势不满，她立即汇报给红卫兵支部书记。支部书找到王冠年谈话，希望他认清形势加入红卫兵组织，王冠年推脱自己不够好，不胜任红卫兵的尊号，学校有什么活动他从不去参加。

同学们都在课桌上画出三八线，王冠年和李嫋嫋从没有画过。从初中到高中他心里一直有个秘密，那就是第一天上学见到李嫋嫋那天起，他就默默地喜欢上她。常常不知不觉地偷偷观察李嫋嫋的一举一动，李嫋嫋开心他欢笑，李嫋嫋忧愁他烦恼。升入高中后他和李嫋嫋分开座位，不过还在同一排，每月还能坐七天的同桌。这使他感到很高兴，他常常在心里想：连李嫋嫋那么优秀的好女孩，你们都不吸收她加入红卫兵组织，我凭什么就行。无非因为我是烈士子弟。再说，我可不忍心让李嫋嫋独自承担父辈带给她那些不公平的待遇。我喜欢李嫋嫋的人格魅力，她既然不是红卫兵，我干嘛要加入红卫兵？我要和她一样，有我陪伴李嫋嫋，她就不会孤独。

他不想在李嫋嫋面前显露出自己的优越，校支部领导拿他没有办法。因为王冠年是烈士子女，王冠年的父亲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英勇壮烈牺牲了。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毕业以后王冠年根本就不用发愁工作的安排。他在班里学习成绩一直是上等，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他常常表现出自己对学习的漫不经心，可是他特

别聪明，老师讲一遍他都能记住。政治课他从来不上课，老师经常把他告到校长那里，但是对这烈士的子弟连校长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和李妮娜一样从不抄袭别人的试题，他的座位和李妮娜在同一排。每当考试的时候，他都会把做好的试卷推到李妮娜面前让她看，可是每次李妮娜都会不悦地皱紧眉头，把王冠年的试卷轻轻推回去。这时候王冠年的脸红了，感到自己是自作多情，表情上装作没事一样。

在那个年代，男女生很少说话，特别是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他们已经都懂得男女相互吸引那朦朦胧胧的感觉。每当上自习课时王冠年都手托脸颊，用他那一双忧伤的大眼睛心驰神往的静静观察李妮娜，他从心里喜欢李妮娜那超凡脱俗的美貌。特别是她整日地坐在教室里聚精会神看书时那可爱的表情。他脸上挂着微笑看着李妮娜满怀憧憬的遐想：我将来一定要娶李妮娜做我的爱人，我要是和她像文君与司马相如那样共度以后的美好人生该多好，我要是能与李妮娜每天同看日出、同迎夕阳西下，那该有多好，我会好好疼惜她，不会再让李妮娜因为她父亲的历史问题受到牵连，让她不再受别人的歧视和欺负。我要好好的保护她，让她成为天下最快乐的女人。王冠年兴奋地想到这里，他看着李妮娜笑了。

王冠年的一举一动都被班里女生魏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然后到革委会打小报告。因为王冠年是烈士的子女，革委会司令把她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她心里很不舒服。但她也不敢去招惹王冠年。魏华很早就知道王冠年对李妮娜痴迷，她心里很嫉妒，又见王冠年对李妮娜微笑，心里想：“狐狸精傻的竟然不知道王冠年喜欢她，真是个大傻瓜，白白长了一副漂亮的脸蛋，都傻到家啦，有机会我要借你这傻狐狸精整整目中无人的王冠年”想到这里魏华阴险地笑了。魏华恨李妮娜，最大的原因是王冠年喜欢李妮娜。她心里嫉妒想尽一切办法来羞辱李妮娜。魏华爱慕着王冠年，因为王冠年人长得帅气，家庭清白，又是人人羡慕的烈士的子女，将来毕业不用下乡，还可以留在城里，这么好的条件，都是魏华喜欢王冠年的理由。

魏华身高一米六零的个子，黄色的头发像干草，她扎着两条造反小辫子，两只小眼睛游离不定，稀疏的眉毛、趴鼻梁、肥厚的嘴巴、大暴牙、黑黄的脸颊上长满小雀斑。她时常很得意地把两条腿翘起来上下抖动，这是个爱耍弄小聪明的女孩子。

她常常以做思想工作为理由找男同学们谈话聊天，利用他们做王冠年这快顽石的思想工作。一帮一，一对红，由她负责帮助王冠年靠近红卫兵组织，加入红卫兵的队伍。可王冠年却感到很烦，烦的是自己怎么和魏华这样的麻烦女孩一对红。当魏华找他谈话的时候，他非常明确地告诉魏华：“我不想入什么红卫兵，我就这样了。”并一语双关的告诉她：“魏华你就省省心吧，别再费尽心机的琢磨我了。”魏华气急败坏地说：“王冠年，你顽固不化，不求上进，你的心思都放在什么地方，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好好想一想，你对得起你那为祖国捐躯的父亲吗？”王

冠年回敬道：“你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我心思放在什么地方你知道？我怎么了？我又怎么对不起我爸爸了？我做什么坏事情了吗？魏华，我告诉你，你就是磨破嘴皮子也没有用，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王冠年在全班同学面前数落自己，她感到很丢面子，她大声地喊道：“好、好，王冠年，你愿不愿意进步，与我何干。别说我没有帮助你！”王冠年也生气的喊道：“你看看自己，就像个家庭妇女，你把自己管好就行了，我可用不着你管！”

教室里顿时爆发出哈哈的哄堂大笑，恼羞成怒的魏华大声哭叫起来：“王、王冠年，你、你竟敢骂我，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依仗你爸爸是烈士欺负人，你有什么了不起？王冠年，我告诉你！我再也不管你的事啦！”王冠年听到这里呵呵地大笑，对魏华说道：“噢，那就最好，我耳根从此清静喽，哈哈！”他们两个人大吵大嚷惹得同学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魏华单相思，她对王冠年是又爱又恨。”“王冠年不喜欢魏华，她对王冠年没有任何办法。”“人家王冠年是谁呀，人家是烈士的子女嘛，”“对，这就是魏华喜欢王冠年的理由。”“王冠年好像喜欢李嫋嫋”“你不要瞎说，这事传出去不好。”魏华坐在一边哇哇大声哭叫，这时候上课的铃声响了，魏华赶紧擦了一把眼泪止住了哭声。

魏华是个张扬的女孩，今天被王冠年一顿骂，心里很不舒服。魏华是家里的独生女，娇生惯养惯了，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魏华爱出风头并且很世故，她跟老师关系处的非常好。她在李嫋嫋所在的小组里当组长。魏华很喜欢王冠年，她不理解心高气傲的王冠年为什么偏偏喜欢李嫋嫋，李嫋嫋除了长的漂亮外哪儿好？而且是人人唾骂的叛徒狗崽子。而我哪里比她差，我爸是百货大楼的主任，我妈是营业员，我家成份好。我是根红苗正的红卫兵小组长。王冠年为什么就不喜欢我？想到这里她就是不服气。

魏华每天都在注意观察着王冠年的一举一动，她对王冠年特别殷勤。总是没事找事的接近王冠年。可王冠年却无动于衷，懒得正眼看上一眼，魏华很伤心。对自己十分冷漠的王冠年居然喜欢李嫋嫋。为此她心里充满了仇恨。她把对王冠年的怨恨都发泄在李嫋嫋身上，她想尽一切办法在班级内孤立李嫋嫋。

魏华看着李嫋嫋那平静如水的表情，心里越发怨恨。魏华实在忍不住了，她想试探一下李嫋嫋，看她到底喜欢不喜欢王冠年。她使出想了好久的计谋，她伸出手拍了拍李嫋嫋的肩膀，然后悄悄地对李嫋嫋说：“李嫋嫋，你把耳朵伸过来，我有话告诉你。”李嫋嫋不解地问：“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干嘛神秘秘的。”魏华见李嫋嫋不买自己的帐，装腔作势地说：“你现在可要注意！”李嫋嫋看着幸灾乐祸的魏华问：“我注意什么？”魏华看了一眼王冠年后说：“王冠年很早就喜欢